

大槐夢遇

魏建功題

三槐之一

古槐夢遇

俞平伯著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

三槐之一  
古槐夢遇 (全一冊)

定價 國幣 三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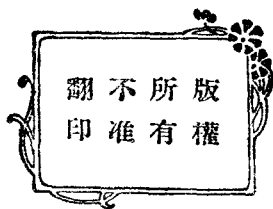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 俞平伯

發行者 陸高誼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上海大連灣路  
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# 古槐夢遇序

平伯說，在他書房前有一棵大槐樹，故稱為古槐書屋。有一天，我走去看他，坐南窗下而甚陰涼，窗外有一棵大槐，其大幾可蔽牛，其古準此，及我走出院子裡一看，則似是大榆樹也。

平伯在郊外寓居清華園，有一間秋蕩亭，在此刻去看，必甚佳也，詳見其所撰記中。前日見平伯

則云將移居、只在此園中而房屋則當換一所也。我時坐車上、回頭問平伯曰、有亭乎？答曰、不。曰、蕩如何？曰、將來可以有。

昔者玄同請太炎先生書急就齋額。太炎先生跋語有云、至於高則尚未有也。大抵軒亭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、有急就而無高可也、有秋蕩有亭而今無亭亦可也、若書屋則宛在、大隸密陰、此境地確實可享受也、尚何求哉、而我於此欲強分別槐柳、其

不免為痴人乎。

平伯在此境地中寫其夢遇，倏忽得百則，未必不在城外寫，唯懸想秋荔亭太清朗，宜於拍曲，或非寫此等文章之地耳。平伯寫此文本來與我無干，寫了若干則後已有廢名為作題記，我因平伯當時正寫連珠，遂與約寫到百章當名為作小序，其後連珠的生長雖然不急速，序文我却越想越難，便改變方針，答應平伯寫夢遇的序，於是對於牠的進行開始注意。

乃有倏忽之感焉。昨天听平伯说百则尚餘其三，所以我现在不暇再去詮索夢過百篇的意義，却是計畫寫序文要緊了。

講到夢，我是最怕做夢。古有夢書、夢有徵驗、我倒还不怕，自從心理分析家對於夢有所解釋，而夢大難做矣。徐文長集卷二有四言詩題云：「予嘗夢畫所決不為事，心惡之，後讀唐書李堅貞傳，稍解焉。」不過文長知惡夢而尚多寫詩文，則還是未

知二五之得一十也。彼心理分析家不常以詩文與夢同樣的做材料而料理之耶？夢而寫以文章，文章而或遇之於夢，無論如何，平伯此卷想更加是危乎殆哉了。我做夢差幸醒了即忘，做的文章與說的話一樣裡邊多有夢在，差幸都被放免。只有弄莫爾干的，沒有弄蒂洛伊特的文藝批評家，真，大幸，此則不特我與平伯可以安心，即徐文長亦大可不必再多心者也。



古人所寫關於夢的文章我只見到一種、即黃周  
星的豈想菴選夢略刻。書凡一卷、在康熙刻本九烟  
先生別集中、共四十八則、七分之六是記詩句、只  
有一分記些情景却頗奇妙。情景之外还有什么思想  
呢？那我覺得有點難說、並不是對於九烟先生不大  
尊重、我只想他有些斷句很佳、如二十七則云：天  
下但知吾輩好、一棹春醪在江南。選夢略刻上有雲  
間朱曰荃序、殊不得要領、我讀了憮然、為的是想

到此序之不易寫也。因此我只能這樣的亂寫一起罷了、有了三四十行文字便好。但是、我要對讀者聲明一聲、列位不要因為這序文空靈談說的緣故對於本文不去精細的讀、不能領取文章與思想的美、如此便是自己損失、如入宝山空手回、莫怪上了別人的當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、知堂書於北平苦茶庵。

# 古槐夢遇小引

我曾有贈師兄一聯，其文曰，「可愛春在一古樹，相喜年來寸心知。」此一棵樹，便是古槐。夢遇之古槐也。記不清在那一年，但一定是我第一次往平伯家裏訪平伯，別的什麼也都不記得，只是平伯送我出大門的時候，指了一棵槐樹我看，並說此樹比此屋還老，這個情景我總是記得，而且常常對這棵樹起一種憧憬。等待要我把它這

憧憬寫給你們看時，則我就覺得我的那對子上句做得很好。這是以前的話，如今却有點不同，提起來我還是对那棵樹起一種憧憬，等待要我把它這憧憬寫給你們看時，則我就覺得平伯的“古槐夢遇”這四個字很好，平伯他未必知道他的記夢的題目，我却暗喜說得我的夢境也。“老年花似霧中看”，大概也很是一個看法，從前我住在西山，很喜歡看見路上一棵古松牽

着似紅似黃的許多藤花，有一天一個鄉下人告訴我這叫做凌霄花，我真是對於這位鄉人懷着一種感謝，今日則一棵樹的陰涼兒便覺得很是神祕，神祕者，朦朧之謂也。

我從我所說的這糊塗話再來一想，是的，其間不無道理，年青的時候有大歡喜，逞異想，及其年事稍長，目力固然不大靠得住，却又失却夢的世界，凡事都在白日之中，這證之以孔聖人的“吾不復夢見”，可見是證據確鑿。

的。那麼古槐書屋的一棵樹今日尚足以牽引我的夢境，吾其博得「吾家」馮婦之一點同情乎？其為樂也，亦非年青時所得而冒牌者也。

我同平伯大約都是癡人，——我又自己知道是一個亡命的漢子，從上面的話便可以看得出一點，天下未必有那樣有情的一棵樹，其緣分總在這兩個人。說起來生怕人家見笑似的，說我們有頸中氣，自從同平伯認識以

來，對於他我簡直還有一個兄弟的情懷。  
且夫逃墨不必歸於楊，逃楊亦未必就歸於  
儒，吾輩似乎未曾立志去求歸宿，然而正惟  
吾輩則有歸宿亦未可知也。我常心裏有點  
驚異的，平伯總應該說是深閨夢裏人，  
但他實在寫實得很，由寫實而自然漸進於  
聞道，我想解釋這個疑團，只好學時行的  
話說這是一種時代的精神。我這話好像也  
並不是沒有根據，只看中國歷史上的文壇

人物都難逃出文人的範圍，（現在的文人自然也並不見得少）惟亂世則有一二詩人的確是聖人之徒，其中消息不可得而思之歟？

然而平伯命我為他的古槐夢遇寫一點開場白，我不要再拿這些白日的話來殺風景纔好。於是我就告訴你們曰，作者實是把他的枕邊之物移在紙上，此語起初連我也不相信，因為我的文章都是睜開眼睛做的，有一天我看見他黎明即起，坐在位上，拿



了一枝筆，問一般的問，一會兒就給一個夢我看了，從此我纔相信他的實話。於是我就贊歎一番曰：吾不敢說夢話，拿什麼“謫仙”、“夢筆”送花紅，若君者其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？願你多福。廢名和南。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六日。